

毛 猿

[美] 奥尼尔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书 名：毛 猿
作 者：[美] 奥尼尔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月第 版
印 次：2001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字数： 千字
书 号：ISBN 7-5312-1364-8/I11
定 价：00:00元

毛 猿

[美] 奥尼尔 著

毛猿

——关于古代和现代生活的八场喜剧

人物

罗伯特·史密斯，绰号扬克

派迪

勒昂

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

她姑妈

轮机师二副

一个团体的秘书

烧火工人们，太太们，绅士们等等。

场景

第一场 一艘远洋邮船上烧火工人们的前舱——从纽约启航一个钟头之后。

第二场 甲板上，两天以后——上午。

第三场 炉膛口，几分钟之后。

第四场 和第一场一样，半小时以后。

毛 猿

第五场 纽约五马路。三个星期以后。

第六场 城旁边一个岛上。第二个晚上。

第七场 城里。大约一个月以后。

第八场 城里。第二天傍晚。

第一场

一条横渡大西洋的邮船离开纽约作远洋航行的一个钟头之后，船上烧火工人的前舱。一排排窄窄的铁架子床，上下三层，四面都有。在后面有入口。有一些长凳子，在铁床前面地板上。屋里挤满了喊呀、骂呀、笑呀、唱呀的人——一种混乱的、刚开始的吵闹逐渐高涨为一种统一体、一种意义——关在笼子里一个野兽的疯狂而愤怒的挣扎与反抗。几乎所有的人都喝醉了。众人的手中传送着许多酒瓶。所有的人都穿着斜纹布裤子，笨重难看的鞋子。有几个人穿着背心，但绝大多数光着上身。

本剧的这一场或其他诸场的处理方法决不应该是自然主义的。我们追求空间是被白色钢铁禁锢的、一条船腹中的一种压缩的，这种效果一排排的铺位和支承它们的立柱互相交叉，像一只笼子的钢铁结构。压在他们头底的天花板，使他们不能站直。这就加重了由于铲煤而引起的背部和肩部肌肉过分发达所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伛偻的姿态。在图片中所设想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与这些工人们极相似。所有的人胸脯上都是毛茸茸的，力大无比的双臂，凶恶、忿恨的小眼睛上面额头低低的向后削去。所有的文明的白色民

毛 猿

族都全了；这些人除了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有极小的差别，其余的都很相像。

幕启时扬克在一片吵闹声中坐在前台。他好像比其余的人更健壮、凶猛、好斗、有力、自信。他们因为畏惧扬克强壮的身体，不得不表示的那种尊重。同时，对于他们，他也代表着一种自我表现、他们身份的最后评价、他们的最高度发展的个性。

七嘴 舌的声音 喂！给我来一口！

来一口威士忌！

敬礼！

祝你健康！

干杯！

醉得像个上等人，上帝叫你挺尸去！

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好运！

你他妈的！把那瓶酒传过来，

狠灌他！

你究竟到哪儿去啦？嘿，虾蟆！

法国佬。

老天爷作证，我猛击了他的下巴！

那个轮机长——詹金斯——是个臭猪——

警察抓住了他——我就逃走——

我还是喜欢不叫人头晕的啤酒。

一个婊子，在趁我睡熟，抢了我的东西——

让她们全见鬼去！

你这个该死的撒谎鬼！

再说一遍！

（舞台上出现骚动，两个要打起来的人被拉开了。）

现在别打架！

今儿晚上——

看谁是最厉害的人！

该死的德国佬！

今儿晚上到船头空场上去。

我给德国佬下注！

我告诉你，他的拳头可厉害呐！

住嘴，意大利佬！

伙计，别打架。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一个声音开始高唱起来）

“啤酒啊！啤酒啊！真叫好！

你们自己灌吧，灌个饱。”

扬克（好像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吵吵闹闹，掉转身，威胁地——带着一种傲慢的权威腔调）你们都给我住嘴！你们打哪儿弄到那啤酒歌的？啤酒，混账！啤酒是姑娘们和德国佬——喝的。我要喝就喝点带劲儿的！你们哪一位给我喝一口。（他在急忙递上来的许多酒瓶中接过一个，喝了一大口，手里抓住酒瓶不放，横眉竖眼地盯住瓶主，瓶主默认了这一次的掠夺说：“扬克，拿着喝吧，我不要了。”扬克傲慢地转过上身，又一次背对群众。暂时尴尬的冷场。舞台上紧接着出现——）

毛 猿

七嘴 舌的声音 我们准是过海岬了。

船正向海岬驶去。

天哪，到骚安普顿，还有在该死的地狱里呆上六天。

耶稣，我希望有人替我上夜班。

德国佬，晕船啦？

喝干，别去管它！

瓶里装的什么酒？

杜松子酒。

见鬼去吧，那是黑鬼喝的。

艾酒吗？那是加了药料的。虾蟆，你喝了会昏头的。

猪！

要想过瘾得喝威士忌！

派迪在哪儿？

睡着啦。

给我们唱唱那支威士忌歌，派迪。（众人望着一个已经喝得大醉，看上去干瘪的老爱尔兰，此时他正坐在长凳上打盹。他的面孔极像猴子，他的一对小眼睛里饱含着那种动物的悲哀的、忍受痛苦的神情。）

唱那支歌，爱尔兰的卡鲁索！

他的年纪已经受不了那种酒啦！

你瞧他醉得多厉害！

派迪（四下眨眼，忿然站起来，摇晃着，抓住一张床铺的边缘）我什么时候喝醉到不能唱歌，你们谁见过？我只有对世界的感觉全部消失的时候，我才不想唱歌。（带着一种悲哀的轻蔑）你们要听《威士忌，约翰尼》。你们要听一支劳动号子歌吗？真是怪事，像你们这帮丑八怪，居然想

听歌，上帝保佑你们。不过没关系。（他开始用一种微弱、带鼻音、悲哀的调子唱起来）

啊，威士忌是人的性命！

威士忌！啊约翰呢！（唱到这句，大家都参加进来合唱）

啊威士忌是人的性命！

威士忌是给我的约翰尼喝的！（又合唱）

啊，威士忌令我的老头子发狂！

威士忌！啊约翰尼！

啊，威士忌令我的老头子发狂！

威士忌是给我的约翰尼喝的！

扬克（又一次转过身来，嘲笑地）噢，见鬼！别唱那古老的破玩意！那一切胡说八道全完蛋了，懂吗？你也完蛋了，你这个该死的老爱尔兰人，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松一口气吧。别那么大声乱嚷嚷。让我们休息一下。（带着一种尖刻的冷笑）我正在思想，你没看见吗？

大伙（跟着他重复一遍那个字眼，却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思想！（众人的声音应带有一种刺耳的金属音响，仿佛他们的喉咙就是留声机的喇叭。随后便是冷酷、辛辣的哄堂大笑。）

七嘴 舌的声音 别胡思乱想了，扬克。

哎呀，你会头疼的！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灌黄汤跟这个字眼倒是押韵咧！

哈，哈，哈！

毛 猿

灌黄汤，别思想！

灌黄汤，别思想！

灌黄汤，别思想！（大家齐声合力唱起这个叠句，在地板上跺脚，用拳头敲打长凳。）

扬克 （从瓶子里大喝了一口——温和地）你们都给我闭嘴，别大喊大叫啦。

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话了。（吵闹声平息下来。一个烂醉的伤感的男高音开始唱起来：

宽阔的隔着大海，
遥远地在加拿大，
有一个姑娘痴心等待
要跟我成家——）

扬克 （极轻蔑地）最应该闭嘴的是你这个笨蛋！你从哪里学来那些废话？家吗？去它的家！我来替你成个家！你让我揍你。让家见鬼去吧！你从哪里搞来那种废话？这就是家，懂吗？你要家有什么用？（夸耀地）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能走开，我就是那样的高兴啦。家不是别的，对我来说，就是挨揍。不过你可以拿你的衫子打赌，从那以后，从来没有谁揍过我！你们有谁想跟我比试吗？嘿！我想你们也不敢。（带一种更为和解，但依然轻蔑的腔调）姑娘们等着你，咳？噢，那全是见鬼！胡说八道。她们谁也不等。为了一个五分镍币她们就会出卖你。我说她们全都是婊子，你们明白吗？对待她们就要像我那样狠狠地，明白吗？见她们的鬼去。婊子，她们全都是那么回

事。

勒昂（醉得很了，兴奋地跳到长凳上，手里拿着一只酒瓶，指手画脚地）同志们！听着，扬克说得对。他说，这只臭船就是我们的家，就是地狱。他说对啦！这儿就是地狱。我们生活在地狱里，同志们——没错，我们的确要死在这里。（发火）我问你们怪谁呢？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不是生来就这么糟糕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伙计们，那是他妈的《圣经》里说的。可是那些懒惰的肥猪、坐头等舱，他们在乎《圣经》吗？这应该怪他们。他们把我们拖得只有在这条该死的船舱里当工资奴隶，流汗，熬煎，吃煤灰！就怪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人们中间早就有一种逐渐高涨的轻蔑而忿恨的窃窃私语声，这时，他的话被一阵猛烈的各种声音所打断。）

各种 音 关掉吧！

住口！

坐下！

收起那张恶心的脸吧！

死猪！（等等。）

扬克（站起来，瞪着勒昂）坐下，不然，我就把你打趴下！（勒昂连忙销声匿迹地坐下。扬克傲慢地说下去）《圣经》嘛和资产阶级嘛？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全是空话。搞一只肥皂箱子！租一个会堂，大家就能得救！就能把我们拉到耶稣那里去嘛？全是假话。我听见的像你们这帮家伙的话可多啦。你们全都错啦。知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们是一群废物说着废话。你们全是胆小鬼，明白吗？你们是孬种，就是这么回事。你们就是孬种那号人。喂！我们跟

毛 猿

头等舱里的那批笨蛋有什么相干？你们说，我们比他们更像人样，是不是呢？当然是！我们这些人，不论哪一个都能一举手就把他们一整帮收拾干净。把他们哪一个放在这里炉膛口上打一班，就得有人用担架把他抬下去。那些家伙全是废物，只不过是臭皮囊。是谁开动这条大船的？是我们。那么，是我们顶事，不是吗？我们顶事，他们全是废物。就是这样。（大家齐声赞成。扬克继续说下去）说这里是地狱——啊，瞎说！你就是吓掉了胆，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男子汉干的工作。这种工作是能开动这条船，他们干不了。可是你就是一个浪荡汉，是孬种，你就是那号人。

七嘴 舌的声音 （怀着强烈的自尊心）

对呀！

是男子汉干的活！

勒昂，耍嘴皮子不费事。

他连自己分内的活都没干好过。

让他见鬼去！

开动这条船的是我们，我同意扬克的说法。

上帝，扬克说得正确！

我们不需要谁替我们流眼泪。

把他撵出去！

笨猪！

快把他扔到海里去！

我要打碎他的下巴颏！

（人们拥到勒昂的身边，威胁地。）

扬克 （脾气又好了——轻蔑地）噢，让他去好了。不要紧

张。他值不得一拳头。干了吧。不管这个瓶子是谁的，祝您身体健康。（他从他的瓶子里大喝了一口。大家都跟着喝起来。霎时间众人互相亲热地拍打谈笑着，气氛十分热烈。）

派迪（他一直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惊愕而忧郁的茫然之感——突然大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往日的悲哀）你是说，这是我们的天下，是我们开动这条船的？天呐，那么万能的上帝可怜我们吧！（他的声音变成一种尖叫。他在凳子上摇来晃去。人们瞪着他，情不自禁地感到惊讶）噢，青年时代的那些美妙的日子，我真想回到那里去啊！噢，那时候有许多桅杆高耸入云的快船——船上都是好样的、健壮的人——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好像海是他们的亲娘。噢，他们的皮肤干净，眼睛明朗，还有笔直的背和丰满的胸膛！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是大胆的人。我们也许要绕过海角航行出去，我们天亮趁着好风开航，唱一支劳动号子歌是那么的无忧无虑。陆地沉没下去，在船后面，渐渐消失了，可是我们只不过不在意地笑笑，从来不回头看一眼。就那时来说，已经够了，因为我们都是自由人——我是在想，只有奴隶才关心过去或将来的日子——直到他们老得和我一样。（带着一种宗教的狂热）噢，真想顺着贸易风又一次向南飞奔，连天带夜地继续南进，扯满船上的帆，船后面的浪花在夜里发着闪闪火光，那时，天上会冒出火焰，星星眨眼。有时也许是一轮满月。你那时就会看见那船穿过灰 的夜，还有挂得高高的许多面银白色的帆，甲板上悄无声息，我们大伙儿都在做梦，你会相信自己坐的不是真船，而是一条鬼船，就像人们说的那条

毛 猿

“荷兰飞人号”，永远不靠一个港口地在海上漂流。还有白天，温暖的太阳，照在干干净净的甲板上，温暖了你的血，闪闪发光于千万里的绿色海洋上，风像烈酒一样吸到肺里。活儿吗——是呀，硬活儿——可是谁在乎那个呀？当然，你是在天空下面干活，而且那是需要技术和胆量的活儿。悠闲地抽着烟斗在六点到八点的那一班里，也许了望到的是鼓起的陆地，可能会看见南美的群山，白色的山顶被落日染成火红色，云彩飞驶过它们！（高兴的调子消失了。他继续说下去，悲哀地）天呐，死人的低语说出来还有什么用呢？（对扬克，忿恨地），人们在船上算数的时候是那些日子，不是这会儿。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一条船才算得上海洋的一部分，一个人才算得上船的一部分，一切都被大海结成一体。（嘲讽地）你所要求的那种一体就是这些，扬克——烟囱里喷出的黑烟污染了海和甲板——该死的机器敲打、跳动、摇晃——看不见一道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我们的肺被煤灰塞满——在这个地狱一般的炉膛口里，断了我们的脊梁，碎了我们的心——这个该死的炉子——我们的性命随着煤一道也喂进去了，我是在想——就像关在铁笼子里、动物园里那些该死的人猿！（一声厉笑）哈哈，魔鬼保佑你！你所希望的就是当那种家、作那种主吗？拿血肉给机器作齿轮是你所希望的吗？

扬克 （他一直带着轻蔑的讥笑倾听着，现在怒气冲冲地喊出他的回答）是的，那就是我。又能怎么样呢？

派迪 （好像自言自语——带着深沉的悲哀）我过时啦。希望有一天正当我梦想着那过去了的日子的的时候，一股饱含阳

光的巨浪会把我从船边冲下海去！

扬克 噢，爱尔兰糊涂虫！（他跳起来，气势汹汹地朝派迪走去——随后停下，跟内心里某种奇怪的冲动作斗争——让他的两只手耷拉下去——轻蔑地）噢，别紧张。就那样吧，没关系。就是那么回事，你蠢得过分了。你在搬弄的那一切垃圾——噢，没有关系。只是都过时啦，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再算数啦，懂吧。你已经老得没有胆子了啦。（厌恶地）不过，喂，光发牢骚不行，偶尔也上去换换空气，要看看出了什么变化。（他突然感情冲动地说起来，越说越激动）喂！当然，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他妈的——让我说！咳！咳，你这个老爱尔兰人！咳，你们这些家伙！喂，听我说，我一定得说说。我不像他不顶事。他死了，可是我还在活着。知道吗？我是机器的一部分！他妈的为什么不是呢！它们是不是在运动？它们就是速度，是不是？它们能突破一切，明白吗？走二十五海里一点钟！那是不简单的新玩意儿！它顶事。可是他呀，他太毛啦。他发晕。喂，听呐。所有那些关于白天和黑夜的昏话，月亮和星星的昏话，太阳和风的昏话，还有新鲜空气等等——噢，全是胡说八道！他搞的名堂就是要吹过时的曲子。他已经老得不再顶事啦。可是我年轻呀！我身体棒，跟世道前进！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才是那一切的根本。他说的那些废话被世道戳穿了。打碎了老一套，要了它的命，把它从地球上抹掉了！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机器、煤、烟和那一切！他难以呼吸和咽下煤灰，可是我行，明白吗？那就是我的新鲜空气和食物！我是新人，明白我的意思吗？炉膛口是地狱吗？不错！要在

毛 猿

地狱里工作就得是一条好汉。地狱，不错，那就是我喜欢的气候。我能吃下去！而且吃胖了！是我使它发热的！是我使它发出吼声的！是我使它转动的！如果没有我，一切都要停顿。一切都要死亡，懂得我的意思吗？开动这个世界的那些声音、烟和所有的机器都需要我。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来推动，其他的一切事物才会使它转动。如果不这样，它是不会动的，懂吗？那么你就会追到我身上来了。原动力就是我明白我的意思吗？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开头和结尾都是我！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世道——那就是我！——新的改造旧的！就是我使煤燃烧的；喂机器的蒸气和石油的就是我；使你听得见的噪音里的那种东西就是我；我就是烟、特别快车和轮船和工厂的汽笛；我就是使金子能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炼铁使它成钢的东西！我就是钢，就是一切！（他说着用拳头猛击床铺。所有的人都给他的话鼓动起来，自以为了不起，如痴如狂，同样敲起铁床来。扬克的咆哮声在金属的轰响中清晰可闻）奴隶，鬼话！我们才是管事的。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有钱的家伙，狗屁不是！他们不顶事。可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前进，我们是基础，我们是一切！（派迪从扬克开始说话时，就一直从瓶子里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起初惊慌地不敢去听，随后拚命地，好像要麻木他的感觉，最后达到了完全无所谓的，甚至觉得有趣的沉醉状态。扬克看见他的嘴唇翕动。他的喊声压倒那一片喧哗）龉，大伙，等一等！别着急！这个疯癫的爱尔兰人在说话呐。

派迪（现在可以听见他的话音了——他仰起头来，发出嘲笑